

有什么让人憋笑到肚疼的小说 值得推荐？

【正文加番外，已完结，HE】《后宫干饭王》

我是一个侧妃。



皇帝说我八字极好，旺夫，于是下旨让我嫁给太子沈湛。本来以我爹的丞相身份我该是正妃的，可谁让我是庶女呢？

出嫁那天整个丞相府喜气洋洋，张灯结彩，我却十分伤感，毕竟以后再想吃府里厨子做的红烧肉就难了。



哦，忘了介绍了，我不是真正的太子侧妃岳临溪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干饭人，机缘巧合穿越了而已。



今天是我与太子成婚的第三天，要回门来着，真好，可以回去吃最爱的红烧肉了。

作为一名专业的干饭人，丞相府的红烧肉我愿称之为究极好吃。



我当然不指望太子会陪我回门，毕竟成亲那天他挑了盖头出去敬酒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他了，也好，我乐得清净。

回门这天我特意挑了午饭之前回到相府，这样留下来吃顿红烧肉不突兀吧？

丞相老爹和主母拉着我说了半天的场面话，我的嫡姐岳名姝坐在我的斜对面，表情莫测。

这些人没几句是真的关心，反而满满的试探和算计，入乡随俗，我也只能发挥自己几百本大女主小说学来的技术，游刃有余和他们打太极。

你来我往，我都喝了三杯茶了他们好像还是没有要开饭的打算，我有点不耐烦了。



正想旁敲侧击地暗示一下他们，却等来了宫里的人。

皇帝驾崩，传位太子沈湛。

老皇帝诚不欺我，我这旺夫命果竟是真的，结婚三天直接给我老公旺成皇帝了，我被接进了宫。

由于沈湛只有两个侍妾，没有正妃，所以我摇身一变成了后宫之首，封号溪妃，他的两个侍妾封为答应。

溪妃熹妃，一对比就看得出我是个野路子，当不了钮祜禄临溪，也做不了宫斗冠军。

不过我也志不在此，我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饭人罢了。

登基大典那天他第二次见沈湛，他穿着一身明黄的龙袍，这颜色让我想起了达利园软面包，害，以后恐怕是吃不到了，我有些伤感。



不得不说我这便宜老公挺帅的，这模样在现代怎么着也是个国民老公水平，就是那龙袍太黄了，站在人群中有些显眼，我要是刺客一眼就能找到他的位置。

刚想到这茬，一只利剑破空而来，直冲沈湛后心，有些势不可挡的架势，我就说吧我就说吧，这身衣服可太显眼了！

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个鬼魅般的人影从沈湛身后闪出来，横刀挡开了箭矢。

那箭方向急转，竟是向我而来，我她妈直接好家伙，老娘不会武功啊！救命啊！



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，一把拽开了我，箭头堪堪擦过我的脖颈，射中了我身后一个宫女的肩头。

宫女惨叫了一声，倒地不起，真是倒霉蛋儿。

锦衣卫反应迅速，很快把沈湛保护了起来，场面得以控制，一具尸体被抬到了沈湛面前，射箭的人是死士。

沈湛看都没看那尸体，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我……面前的那个男子，男子赶紧拉开同我的距离，跪在地上请罪，「皇兄恕罪，刚刚情况紧急，臣弟失礼了。」

沈湛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沉默了几秒没有说话，转而看向我，顿了几秒，他冲我招招手，「爱妃，过来朕这边。」

我二话不说，屁颠屁颠就过去了，虽然刚刚他旁边那个黑衣老哥为了救他把箭挡开差点射到我，但是一看就很牛逼的样子，我过去并不是为了离沈湛近点，而且离那个老哥近点，小命要紧！



毕竟登基大典要进行几个时辰，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来搞刺杀？

事实证明，我想得真没错，后面陆续来了三拨人，不过有了第一波的打草惊蛇，后面的人甚至都没能近得了身就被按住了，

业务水平属实一般。

一下坐一下站一下行礼，我腿都酸了，登基大典才结束。

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去干饭了，这大半天，可饿死我了。

我归心似箭地赶回双喜宫，就像以前放学后飞快往食堂冲一样，要知道美女的第一快乐就是干饭，其他的都无关紧要。



早上出门前特意让小厨房炖的猪蹄，这会儿已经骨肉分离，鲜香软糯。

宫女见我回来，将猪蹄汤和大米饭乘好端上来，我掀开盖还没来得及下筷子呢，就听见一声高亢的「皇上驾到。」

我含着热泪放下筷子，如果有挫折阻挠我干饭，那就解决挫折，再来干饭！加油干饭人！

我整理好心情出门接驾，真是搞不懂，忙了一天登基大典他不饿吗？皇帝不用干饭的吗？



「溪妃可是吓到了？怎么这么匆忙就回了双喜宫？」沈湛目光带着审视，似乎想看出点什么。

狗男人，人前是爱妃，背后就是溪妃了，呸！



我不禁腹诽，面上却是诚惶诚恐，「臣妾是有点吓到了，」借着低头说话，我舔了舔嘴唇，好想吃饭啊，隔了个屏风，我都可以闻到偏殿炖猪蹄的味道。

对于我们干饭人来说，最痛苦的不是没饭吃，而是明知道有饭，却没办法去吃，嘤嘤嘤。

我饿得紧，忍不住又舔了舔嘴唇。



没想到这个时候沈湛忽然上前一步勾住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抬了起来，我就这样毫无征兆地伸着舌头和他大眼瞪小眼。

沈湛眼里的凌厉变成不解最后变成无语，他放开我的下巴，「你为何这副表情？」

我她妈饿啊！心里不断咆哮着，我却还要维持一个宫妃的自我修养，「陛下忙了一天还没用饭吧？不如……」不如你先回去吃饭吧，我也要吃饭了，不如有空再聊？

不料我话才说了一半，沈湛直接打断我，「那就在你这一起吃吧。」

卧槽！不行啊，我只炖了一个人的猪蹄。

「爱妃不愿意和朕一起用膳？」

我能说不愿意吗？「臣妾不敢。」

当御膳房把沈湛的饭菜摆好时，我忽然想流泪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是什么让我认为一个皇帝吃得会比炖猪蹄差呢？

整顿饭沈湛都没有说话，他好像不太喜欢别人伺候用饭，所以整个饭桌上就我们两个人，没人盯着，我吃得格外香。

一碗米饭不知不觉就吃完了，我想再盛，发现桌上没有装米饭的容器，皇宫白米饭都供不起？

沈湛不知道我看来去在找什么，开口问我，「怎么了？」

我如实相告，「陛下，臣妾还想要一碗饭。」

沈湛大抵以为自己听错了，「什么？」

我有点心虚地看了一眼沈湛碗里的半碗米饭，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吃得太快或者吃得太多了。

但是以后说不定会经常一起吃饭，饭量这个东西没法伪装的，我索性坦诚相待，「臣妾，没饱。」

「吃饭七分饱就好，」沈湛淡淡道：「不能贪口腹之欲。」

「可是臣妾还没饱，」迎着沈湛不认可的目光，我改了改措辞，「臣妾还没有七分饱，可能还需要一碗米饭。」

沈湛虽然不认同我的行为，但还是喊人进来给我加饭，我如愿吃了两大碗米饭，把沈湛桌上的菜横扫一空。

我放下筷子时沈湛碗里还有一点米饭，真是细嚼慢咽啊，没有一点干饭人的风骨！我有点看不起他！

我端起旁边的茶水清口，沈湛盯着自己碗里的米饭在沉思，想来当皇帝要操心许多事情吧，吃饭都思虑重重。

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沈湛握着筷子的手好像有些微微颤抖。

吃完饭沈湛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思索再三还是含羞带臊地问出了一直想问的话，「陛下，下次御膳房给您准备饭菜的时候可以给臣妾也准备点吗？」

沈湛咬了咬牙，「你的脑袋里只有饭吗？」

干饭人的脑袋当然只有饭了！这不明知故问吗？



我几乎本能地想要点头，但是感觉沈湛有点面色不善，我只好换了套说辞，「臣妾只是庶女，自小和庶母生活在小院里，庶母早亡，臣妾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也没吃过这些山珍海味，礼数上可能也不周全，还望陛下海涵。」

沈湛看着我半晌，最后竟然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走了，看样子不大开心。

脾气怎么这么大，这样下去会成暴君吧？

接下来御膳房每天给我送一日三餐，我决定收回前一天的话，连后妃吃饭都这么上心，一定是个好皇帝。



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去，御膳房伙食太好了，短短一个月我胖了好几斤，不过倒不是因为我吃得多，而是这身体刚刚十八，还在长个子呢，以前好像营养不太跟得上，我来了这一个多月，明显养好了。

摸了摸自己有点肉肉的脸蛋，我非常满意这个现状，终于没有刚来的时候好像风一吹都会倒的架势了。

天越来越热了，这天中午御膳房送了冰镇的莲子羹来，我开心地喝了一大碗，顺便见了刚养完伤上岗的碧桃。

就是那个登基大典因为我躲开了，所以被射到的倒霉蛋。

碧桃之前是我宫里二等宫女，我不喜欢人近身伺候，所以没有设立一等宫女，那天登基大典我随手点了她同我去，没想到差点丢了命。

作为补偿我把她升了官，让她打理我宫中的事，嘻嘻，这样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。

碧桃受宠若惊，一个劲儿地谢恩，就在这时有人来传话说沈湛找我。

自从上次吃了饭我和沈湛再没见过了，搞不懂他忽然找我干吗。

天气炎热，坐着步辇还是出了好多汗，大热天大中午的，非这时候找人干啥？

好不容易才到了养心殿，看着抬步辇的人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不禁暗暗心虚，该不是自己吃得有些太胖了吧？看给人累的。



养心殿门口的侍卫打开门示意我进去，一步迈入，凉意扑面而来。

好家伙，外间都有十来盆冰，真会享受！

我进了里间，沈湛今天穿了一件银灰色的长袍，上面绣着金龙和云纹，整个人看起来贵气不凡。

他微微颦眉坐在案几后，上面摆了好几摞奏折，听见我行礼他也没有抬头，只是让我在旁边先坐。

旁边有一个小案，上面放了几样糕点和一个粥桶，沈湛在忙也没空理我，那我吃他两块点心不过分吧？

我捻了两块点心吃了，顿时感觉有点口渴，这一句过来又热又晒，还吃了两块那么干的点心，现在嗓子快冒烟了。

养心殿的宫人服务不行，我来了大半天，竟然连茶都不给上，想让人给我端杯茶又怕打扰沈湛，我思索片刻，打开了粥桶的

盖子。

呵，还是双层的，里面夹层放着冰呢。

作为他暂时的后宫之首，口干了喝口粥不过分吧？我轻拿轻放，喝了一碗冰粥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
狗日的御膳房，给我的八宝粥没这好喝，桶也没这高级，送过来都不咋冰了。

臭奴才厚此薄彼，我心里为自己鸣不平，想着只有再喝一碗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



「你倒是不客气，」沈湛不知什么时候没看奏折了，冷不丁一开口给我吓一哆嗦，碗差点都没拿住。

偷吃被抓个正着，我颇为尴尬，只能换上一副讨好的笑，「臣妾帮您试试毒，这不，正准备盛一碗冰粥给您呢，您看奏折那么辛苦。」

沈湛挑眉，「用你喝过的碗给我盛？」

「咱俩都成亲了，用一个碗有啥？别这么见外嘛。」

「你这是在提醒朕什么吗？」沈湛懒洋洋地靠在座椅上，「可是洞房之夜冷落了你我所以你心中介怀？」

「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！」沈湛直接炸出了我的否认三连，乖乖，我这身体才十八啊，这么小，禽兽！



沈湛露出几分笑意，换了个话题，「粥好喝吗？」

「好喝，」我看沈湛没有生气的意思，又十分自然地盛了一碗，边和沈湛说话边喝了下去。

寻找每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在对方浑然不觉时凭借风轻云淡的干饭技术把饭干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看中的食物都吃进自己肚子，这是一个干饭人的基本素养。

吃饱喝足，沈湛说我可以回去了。

直到我回到双喜宫也没搞明白他让我去这一趟是干什么，点心滞留？帮帮孩子？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沈湛隔三岔五就会喊我过去吃饭，或者把我叫过去说一阵话，我的偷吃偷喝渐渐成了光明正大蹭吃蹭喝，

发展到后来甚至可以为下一次点餐了，由此证明，沈湛真的是个好皇帝。

而我待在养心殿的时间，从最开始的半个时辰到后来的一个时辰，然后到了现在的大半天都在养心殿。

大多时候沈湛都在忙，不是看奏折就是见大臣，我在偏殿待着，有时候会睡睡午觉，醒了就翻翻他帮我从民间找来的画本子。

全都是些什么书生小姐、父辈仇恨，完全没有意思，一天除了干饭我待得属实无聊，看了这些话本子，我准备重操旧业。

是的，我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干饭人，我还是一个言情小说作者。

而我穿越了，当庶女了，皇帝赐婚了，当侧妃了，进宫了，涵盖了穿越、宅斗、宫斗、权谋数个题材，怎么看也是个大女主的命，却万万没想到，除了一场刺杀，我硬是一点有逼格的事都没经历。

没经历就编点经历，我拿起桌上的笔，长久的积累和真实的经历让我下笔如有神……个屁！我不会写毛笔字！

看着纸上歪七扭八的几个字，我有点惆怅，原来到了最后，我只剩下了干饭这一个本事。

「怎么？又在想一会儿吃什么？」沈湛大抵是忙完了，拿了个翠玉葫芦悠哉悠哉地进来了。

「你能不能帮我做个东西？」几个月的饭友了，这点交情还是有的吧。

「又琢磨什么了？」

「什么叫又？」

沈湛挑眉，「昨天刚让做什么麻将，内务府这会儿估计正做着呢，还有前些日子的吉他、跳棋什么的，你脑子里哪来那么多的花样？」

「那啥，都是些小东西，又不费事。」

「那你说说今天需要什么？」

我把我的要求给沈湛描述了一下，他有些不解，「你不会写字要笔干嘛？」

「看不起谁呢？」

「不是你只是吃饭的时候给朕说的吗？」沈湛咬了咬后槽牙，「你说丞相未给你请西席，」

纳尼？

对了，之前给他卖惨来着，原主是不认字，可是我认啊！

「那啥，庶母教我了一些字，我和她不受宠，偏居小院，也没有纸笔，她就拿炭火在地上写字让我认，我学写字也用的炭火，所以不会用毛笔，」

「哦？」

哦是什么意思？不信？

我刚穿越来的时候，相府里的住所方方面面都不好，原主的确备受冷落，身边的丫鬟也都伺候的不上心，姨娘又早早去世了，看那瘦弱的身子骨也知道过得不好。

稍微打听一下也知道我不受宠啊，这个沈湛，一看就对我不上心！我有点莫名气闷。



沈湛没再说什么，很快就到了午膳时间，菜比平时还多了几个，我心情却怎么也好不起来，索性埋头一个劲地吃。

这世间多得是心酸冷暖，唯有干饭不可辜负！

吃完饭，按照传统我是该走了，沈湛却突然晃了晃那会儿进来时拿的那个翠玉葫芦，「要不要尝尝？列席城刚刚进贡的瑶池酿。」

「酒？」

「你喝了就让人给你做你说的炭笔，」沈湛冲我扬扬眉头，挑衅道：「敢不敢？」

呵，但凡是能入口的，就没有我们干饭人不敢的！

一杯酒下肚，我感觉我可以喝一坛，这东西完全和就是果酒嘛！我示意沈湛再给我倒一杯，他笑着摇摇头，撑着脑袋一副看戏的样子。

别的不说，沈湛这厮是真的好看，是我最爱的那种慵懒系，举手投足都不疾不徐，却又带着难以言喻地好看，皇家的贵气和上位者的威严让他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

可惜了这是在古代，他还是个皇帝，要是在现代的话，我身边有这么个极品觑着脸也要追一追的。

我有点遗憾，再抬眼去看沈湛，却发现有两个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

「岳临溪，你是不是醉了？」

当然没有，我反而感觉我的思维无比清晰。

「岳临溪？」沈湛伸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我被他晃得头晕，伸手抓住他的手。

喝醉了，不算非礼吧，帅哥的手姐姐今天可是摸到了！我心里窃喜，嘴上却义正词严，「别晃了，头晕。」



沈湛半天没说话也没抽出手，我索性一直拽着他的爪子，一副喝迷糊了的样子，但是慢慢地，我真不是在占他便宜了，因为真的头晕，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

天旋地转，我感觉我像是被人绑在大风车上转了一百圈，但是意识却还很清楚。

我感觉到沈湛把我打横抱起来，我感觉到什么东西硌在我的胯骨上，硬邦邦的。

停，不要搞黄色，是他腰带上的鎏金蟠龙而已。

沈湛把我放在了床上，然后好像在旁边坐下了，我有点紧张，这大中午的，他该不会……



可以 但没必要

「岳临溪，生辰快乐，」我感觉沈湛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原来今天是原主生辰啊，亏得他还知道呢，

过了半晌，他又道，「也祝我生辰快乐。」

啊？沈湛也是今天生辰？难怪让他俩成亲呢，这多有缘分的事啊。

恍恍惚惚，我睡了过去，再醒来时天已经黑了，我本想一个鲤鱼打挺帅气地从床上起来，没想到脑袋一痛，失败了。

我听见不远处一阵嗤笑，沈湛坐在灯下笑得十分开怀，灯光昏黄，他像是画中谪仙，趁着夜色下了凡间，撩人心弦。



我有点不敢多看，赶忙移开自己的视线，强自镇定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脑袋一阵闷疼。这什么破玩意，一杯就把我干翻了。

「很晚了吧，你怎么也不叫我？」我拂了拂被压皱的衣摆，走到沈湛近前，左侧有一扇窗，外面宫灯明亮。

「还早，天刚黑而已，」他带着几分揶揄，「我看你睡得挺香，都打呼噜了，就没忍心叫你。」

我耳根有点发烫，不会吧不会吧，打呼噜？我以前没这毛病啊！脸有点发烫，我狡辩道：「我平时不这样的，是你这酒，这酒有问题。」

「那好吧，」沈湛突然换了个话茬，「时辰还早，你要不要随我去摘星楼看看？那里能俯瞰整个京城。」

烛火晃动，沈湛的桌面上是一堆奏折和书，他拿着一支笔，笔尖蘸着赤红的朱砂，眉间有些许疲惫，眼睛却亮亮的，像一个撺掇小伙伴逃课的坏孩子。

我本来有些头疼想拒绝的，但是想起迷迷糊糊间那句生辰快乐，迎着沈湛期待的目光，我有点心软。



摘星楼很高，或许每个皇宫里都有这样一座高楼，可以将都城的夜色和广袤的大地与星空尽收眼底，用来聊以慰藉身在高处的寂寞。

我跟着沈湛一步步往上走，把守的士兵跪了一地，他褪去了刚刚在养心殿的轻松与欢快，形态庄重地走在我前面，身形挺拔，不怒自威。

他是帝王，要永远驻守在这座皇城，以后会有无数的女人进入后宫，他会有皇后，到时候自己连紧跟在他身后都不行了吧？

初秋的夜晚微凉，我蓦然间从谴倦旖旎的心思里醒来。

刚醉了酒，我感觉浑身都使不上劲，没走多久就有些走不动了，沈湛回头来看我，想伸手拉我走。

我看着递到面前的手，有些恍惚，沈湛见我犹豫，直接拉过我的手，不容分说地拖着我继续往上走。

我没什么力气，脑袋也晕晕的，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他牵住的那只手上。

他的手热热的，很大很有力，我亦步亦趋跟着他，刚刚清醒的心思又一次迷离在夜色里。



不知走了多久，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累死的时候，前面豁然开朗。

一个宽敞的平层出现，四周有高高的围栏，围栏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，风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让人感觉无比畅快。

好像真的抬手可摘星，天上的星子格外地亮，我跑到围栏边，透过比人还高的围栏缝隙向下看，整个皇宫的景色尽收眼底，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华丽藏匿在了迷蒙的夜色中，更显韵味。

到处都是阑珊的灯火，沈湛后宫人不多，所以后妃那一片显得有点暗。

「父皇的后妃们都在那一片，」沈湛伸手指着东北角的一大片建筑，「她们不会插手后宫之事，你也不必与她们交集。」

说起来我和沈湛成亲后一直很清闲，没有让我去见过任何皇亲国戚，也没任何人召见过我。

我听闻下人说，沈湛的母亲是先皇后，已经故去好几年了，沈湛和先皇的关系不怎么好，我那时还以为他太子之位坐不稳呢。

沈湛的母亲故去后先帝没有再立皇后，沈湛登基也没有立太后，前朝好像意见颇多，但是我不在意这些事，所以也没有去打听。

我之前吃饭问过要不要去拜见一下先帝的后妃们，沈湛说不用，那反正他是老大，我照做就好了。

今日忽然提起先帝的后妃，我一时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

沈湛没等我说话，他又自言自语道：「父皇被这个皇位困住了一辈子，如今他想让我也困在这，」沈湛伸手拍了拍围栏，「母后十年前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，那年小妹被发现溺毙在了荷花池里，她的四个孩子，就只剩下了我，我一个人，留不住她了，所以她走了。」

夜色凉薄，沈湛面色平静无悲无喜，我却感觉他比哭出来还让人心疼，短短几句话里面包含的太多了。

「母后失去三个孩子崩溃，父皇外宣称母后失足坠楼，加了这高高的护栏，」沈湛抚摸着比人还高出一头的围栏，「他大抵是怕我也跳下去，」

沈湛转过身背靠着围栏冲我笑，「我还真试过，因为我想从母亲离开的地方去找她，所以让人支开士兵偷偷跑上来，但是围栏太高了，父皇来得又快，我都搬来凳子了，却还是没来得及，」

沈湛像是在说什么轻松的事一样，「那日父皇抱着我一直哭，一直求我不要丢下他，求我和他一起找到杀害小妹的凶手为小妹和母后报仇，我心软答应了。」

其实他大概早就知道幕后之人是谁，但有的事情由不得他，所以他只能隐忍着。

我想离开，可是我舍不得他一个人面对，毕竟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，可我又恨他没有保护好母后和小妹，唉，这么多年连话

都没有好好和他说过，不曾想他竟也突然走了。」

沈湛絮絮叨叨半晌，直到说到先皇走了时忽然哑了嗓子，「我起初很恨他，为什么明明爱母后却要弄那么多的女人入宫平衡势力。

那些女人怨我母后得宠，所以不断暗害，我觉得母后的苦难是他造成的。

可是我坐上这个位置后才发现有多难，前朝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万千黎民百姓在你的决策下生活，外有匪寇内忧隐忧，当了皇帝，就由不得自己了。」

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相信你以后会是个好皇帝的，」我不知如何说，只能干巴巴地安慰他。

沈湛摇摇头，「我做不好，虽然我理解了父皇的不易，但是我还是无比厌恶权术，我不想成为第二个他，」他深深地看着我，「我无法像他一样为了平衡前朝给我爱的女人带来危机。」

他的眸子很黑，比夜晚的天幕还黑，眼里的神采很亮，比天幕上的星星还亮，亮得我不太敢看，也不敢接话。

沈湛声音有些低落，「今日是我的生辰，以往母后都会给我办生辰宴，亲手做长寿面给我，母后出事后我就不过生辰了。

我和父皇关系不好，但他还是会叮嘱御膳房给我做长寿面，今年他去了，我再也没有亲人了，也没有面吃了。」

他的眼尾有点发红，夜风把他头发吹得有点乱，不同于他平时的凌厉，此时的沈湛可怜巴巴的，让人想揉揉他的脑袋。

「天冷，咱们回吧，」我不忍心看到这样的沈湛。

沈湛盯着我看了半天，风把我们的袍子吹得猎猎作响，他有些气急败坏，「你给我煮面，非要我说出来你才听得懂吗？」



第二日，沈湛封我为贵妃，因为我的面做得太好让他感动了，反正他是这样给我解释的。

前一天吃完面他还问了我关于封号的意见，我要了辰字，毕竟真正的我叫岳辰，星辰的辰。

外界有说因为我和沈湛定情摘星楼，所以取了星辰的辰字；有说因为我和沈湛同一天生辰所以取了辰字；还有人说这是敲打我好好做着捧月的星辰，不要妄想中宫之位。

害，不得不说大家想太多，这就是我张口一说他一答应的事而已。

作为大家议论的主角，我，辰贵妃本妃，没有风光无限，也没有进行封妃大典，因为我生病了！

喝了酒，爬楼梯一身汗，又吹了半天冷风，再在御膳房折腾了半宿，我彻底废了。

当天晚上就高烧不断，第二天床都下不来了，头晕目眩直犯恶心。

我心里苦啊，昨天沈湛还给我说今天会有岭南进贡的荔枝呢，今天去不了他那里，他该一个人吃光了，嘤嘤嘤。



太医来给我诊脉开药，碧桃把黑乎乎的中药给我端过来的时候差点给我送走，味道太冲了。

碧桃给我拿了蜜饯过来，「娘娘，太医说您受了风寒，肠胃也有点问题，所以药种类多一点，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苦，您坚持一下。」

「我肠胃怎么会有问题？」吃嘛嘛香啊。

「他说您以前食量不大，但是最近吃得太油腻了，而且生冷无忌，肠胃已经有点问题了，只不过还没暴露出来而已。」

合着原本的岳临溪常年消化不良，我一下给补充过了呗。

碧桃把药端起来，目光殷切，「娘娘，喝药了。」

怎么有一种「大郎，喝药了」的感觉？

我强忍着苦味抬碗就干了，这完全得益于我干饭人不剩饭的风骨。

碧桃眼疾手快地给我塞了一块蜜饯，把碗拿了出去，我咬着蜜饯躺在床上发呆，也不知道沈湛下早朝了没，也不知道荔枝到了没。

沈湛没等来，我倒是等来了岳名姝。



再忍忍吧
说不定明天就死了

这姐们，我回门那天她就阴阳怪气的，不知道今天来干嘛，碧桃上了茶在旁边候着，岳名姝只能说场面话，关系我的身体什么的。

和她装腔作势我也心累，索性让碧桃先下去。

「妹妹这当了贵妃就是不一样啊，哪有一点昔日在府中的影子？」

我躺在床上，伸手摸了摸自己肚子上的肉肉，「是呀，我变胖了，也变强了。」

没想到岳名姝倒是会错了意，「你怀孕了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说……」



岳名姝完全不听我解释，面露嘲讽道：「倒也无所谓，你也只是个妃而已，妃就是侧室，生下来也不过庶子，」她轻飘飘地看着我，就像在看一株草一块石头。



饶是我没有嫡庶观念，也不是原来的岳临溪，也感觉非常不舒服，「你如若没事的话就先回去吧，本宫有点乏了。」

「当了两日的主子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，不要忘了你的身份和你答应过父亲的事情，」岳名姝目光冷然，「坏了事一定要你好看。」

什么事？我一头雾水地看着岳名姝。



她摘下头上的一根珠钗递给我，「听说最近你们常一起用膳，正是好机会，别想着投诚，你本来的身份暴露了他第一个杀你！」

这狗日的想杀沈湛，这是要造反啊！

岳名姝走了，我拿着珠钗不知所措，所以说原本的岳临溪不是岳临溪，还有隐藏身份？

沈湛天黑来了一趟双喜宫，本来病着，岳名姝来闹了一场，我的脑子更是混沌沌沌，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。

「今日前朝有些事要处理，所以来得晚了些，」沈湛在床边坐下，「好点没？」

「沈湛，」这是我第一次喊他的名字，「如果我是什么特别的身份，你会杀我吗？」

沈湛反问我，「那你会害我吗？」

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还是觉得沈湛怎么也比岳名姝和丞相靠谱，就算我有特殊身份，帮他们做完事他们多半也是把罪名推给我，让我顶包，我就不信他们会救我。

再说了，我也不想杀沈湛啊。



嘻嘻... 嘻嘻嘻嘻...

「沈湛，我爹要造反，」我一鼓作气，把事情和盘托出，不过我说了个谎，我说接到赐婚圣旨前我失忆了。

沈湛听完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，他接过珠钗，还顺手给我捏了捏被角，「做得不错，好好养病吧。」

沈湛都带不惊讶的，我有点无语，「你早都知道了？」

沈湛挑眉，「你就别管这些了，好好养胎吧。」

养什么胎？我忽然反应过来，「你连我和她聊了什么都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沈湛高深莫测地摇摇头，反而嘲笑我，「听太医说你生病是因为吃多了？」

我咬牙，「明明是风寒！」

沈湛不置可否，「反正荔枝已经到了，想吃的话你就赶快养好病吧。」

「其实我现在也可以……」

「不可以，」沈湛无情打断。



就这样，我过上了清粥小菜的寡淡生活，不过这世上没有难吃的饭，只有不勇敢的干饭人，我每天还是保持两大碗的食量，很快病就好了。

最近沈湛好像特别忙，一天也不喊我去吃饭了，只是每天来看我一下，然后叮嘱我就在双喜宫不要乱跑。

他不找我，后宫谁也不认识我跑个屁，好在炭笔做好了，我每天可以写写东西，空了还能叫宫女们一起打个麻将啥的，日子也快活。

变故发生的时候已经下了好几场雪，天冷得不行。

这天直到傍晚沈湛都没过来，反倒是他身边的黑衣人大哥来了。

黑衣人递给我一个盒子，然后说要带我出宫。

我感觉有事要发生，抱着盒子要求见沈湛。

我喊着不见沈湛我就不走，然后，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直接就被打晕了。



年轻人
不讲武德

等我能自由活动的时候已经在岭南的一个小镇了。

这里距离京城坐马车足足大半个月的路程，这个黑衣人大兄弟为了防止我要花样，就整天让碧桃给我喂软筋散。

我这才知道，碧桃是沈湛的人，功夫不错的那种。

当时为了得到我的信任，本来安排的是碧桃帮我挡箭来着，结果我被永安王给救了，所以她就上赶着挨了一下，索性不辱使命。

难怪之前沈湛晓得我和岳名姝的聊天，哼，原来是有内鬼。

小镇风景秀美，一条玉带河贯穿小镇中央，这里盛产各种美食，以前在宫中我常和沈湛说，希望自己以后能住在一个全是美食的地方。

没想到他真的把我送来了。

我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带我来这，也没问过沈湛要做什么，黑衣人把我送到就走了，只剩下我和碧桃，在这个小镇上住了下来。

碧桃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弄吃的，我却没了食欲，总是感觉不安。

冬至那天我想着来这么久了还没去过集市，却偶然听见百姓议论，皇帝沈湛遇刺身亡，永安王继位。

我几乎瘫软在地，在碧桃的搀扶下回了住所，颤抖着打开之前沈湛给我的箱子。

箱子里面放着一大摞银票和一根翠玉簪，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辰字。

我拿着簪子泣不成声，那天之后我就病了，很多时候都会做梦，我梦见沈湛和这半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也会梦见前世的种种。

我开始有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，碧桃请遍了小镇上的大夫但是还是没有起色，其实我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只是不想醒，因为我一醒就会想到沈湛已经不在这件事了。

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和他讲，我还没告诉他我不叫岳临溪，没和他描述我来的那个世界有多么不可思议，连我喜欢他这么重要的事都还没说，甚至我都已经做好一直留在皇城中陪着他的准备了，他怎么能死了呢？

除夕那天，鞭炮响了整整一天，碧桃也买了几串，我心情稍微好了点，答应她去外面走走。

南方冬天也没有特别冷，两世都生活在北方，我很好地接受了，小镇中间的河流潺潺流动，河岸边不少人在放花灯。

各色的花灯随着流水逐渐漂远，慢慢地只剩下一些隐约的光点，我记得沈湛之前还说他会做花灯，我让他空了带我去放他还同意了，骗子。

想着想着眼眶有点发烫，就在这时有个人站定在我面前，「在下亲手做的花灯，可否请小姐赏光收下？」

听见这个声音我猝然间抬头，那个最近在梦里出现了无数次的人就这样突然站在我的面前，在我以为我永远失去他的时候。

各色的烟火在天空中炸开，一切都美好地不太真实，直到沈湛轻轻地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说，「新年快乐。」

我想起了数月前，我醉酒躺在床上时他的那句生辰快乐，那时没有来得及对他也说一句生辰快乐，幸好如今还来得及。

我回抱住沈湛，「沈湛，新年快乐！」

番外之岳灵溪

沈湛来得突然，我也不想管什么花灯了，只想赶紧回去问问他怎么回事，可他却一点也不着急，非要拉着我把花灯放了，还说没有在外面逛过街，要好好看看。

我想着也不急于一时也就依了他，拿着他刚刚递给我的花灯去河边放。

结果他做的花灯结构不合理，刚放进河里晃晃悠悠没漂多远就翻了，我看向蹲在我旁边的沈湛，「你真的会做花灯？」是不是骗我！



沈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企图消除我的不满，「我虽然不太会，但我学了啊，这第一次做，好歹也漂了一段呢，」言外之意你别要求太高。

我倒也没有真的不满，沈湛还活着的巨大喜悦包裹着我，我觉得现在不论发生什么我都可以接受。

但看着沈湛的样子又忍不住想逗他，我指着不远处的一对小情侣，「你看看人家做的花灯，又好看漂得又远。」

沈湛顺着我的目光瞅着人家看了半天，黑着脸转过来笃定道：「他那花灯一看就是买的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沈湛站起身来鼻孔看我，「我学了半天都做不好，我不觉得他能做好，除非他本来就是卖花灯的。」

合着你就感觉你最厉害，你做不好别人也一定做不好呗，自恋鬼。



街上人流涌动，我俩边走边逛，东拉西扯地拌嘴，这样的时光太过温馨，以至于我有一点不真实感。

我中间还偷偷掐了自己一把，原来不是在做梦，沈湛还活着，还喘气，他在和我说话和我逛街诶。

沈湛一直问我吃不吃这个，要不要那个，不一会儿我俩就买了一大堆吃的，每当这时候就会有人出现，拿走沈湛手上的东西。

我就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时时刻刻都能出现沈湛附近的？就……挺神奇的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工具人吧！

走了大半天，我才发现这个小镇真的不小，而沈湛是真的能逛，他什么都好奇，什么都想买，也不讲价，说实话我有点肉疼。

不过我不光肉疼，我还有点牙疼，当又一个姑娘假装没走稳撞到沈湛，含羞带怯地说出那句「抱歉公子」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拳头已经硬了。

沈湛转头看我，我咬牙跟沈湛说：「第七个。」

沈湛忍着笑对那个姑娘说了句「无碍」，伸手拉我，「谁让你不拉着我走，别人又不知道你是我夫人。」

我心底一动，却使劲把手抽了回来，「谁是你夫人了？」



沈湛挑眉，过来搭我的肩，「这可不能反悔，我们拜过堂的，」他拿起街边小摊上的一个木簪在我头上比画，「话说我之前给你的盒子你打开没？」

「京城过来路途遥远，弄丢了，」我拗不过他任他比画，我发现他出宫以后格外喜欢动手动脚。

「小骗子，影卫说他把你和箱子都送到了，」沈湛掏了一陀银子就递给老板，顺手吧簪子插到我的发间，「你怕是珍藏着那箱子，日日睹物思人吧。」

我没有理他，出了宫是解开了他身上的什么封印吗？怎么油嘴滑舌的。

我拽住沈湛的胳膊，「我累了，逛不动了，咱回吧。」

「那你叫我声相公。」

我……救命啊，耍流氓啊！



沈湛看我窘迫，好心地放过我，碧桃不知道从哪跑个角落跑出来，尽职尽责地带我们往我住的小院走。

回去的路上我问沈湛，「你怎么培养的这些人？你都不用说她们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沈湛顿了顿补充道，「他们是都是父皇训练的。」

一路无话，我们回到小院，外面太冷，我和沈湛进了我的房间，碧桃沏完茶又不见了，我习以为常，搬了个凳子坐到沈湛旁边，听沈湛给我讲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沈湛因为母亲和兄弟姐妹接连成为权势和利益的牺牲品，所以一直很排斥宫中生活，但是又正如他所说的，他不忍心丢下先帝自己离开。

先帝一直要让沈湛继承皇位，他觉得只有坐上那个位置，即使没了他的庇护沈湛也能安然无恙，为了保护沈湛，先帝还训练了一大波暗卫，碧桃他们都在列。

沈湛知道先帝的意思，但是他太厌倦宫廷和权术了，二人想法不一致，矛盾不断。

后来先帝身体每况愈下，丞相权势又日渐膨胀，出于试探于是将我指婚给沈湛。

可没想到他自己却突发急病，只来得及写下遗诏就去世了，为了防止沈湛不继位，先帝让心腹直接对外宣告了遗诏。

皇上突然病逝，丞相虎视眈眈，朝堂一时人心惶惶，如果新帝不愿意登基势必引起动乱，沈湛没办法只好被赶鸭子上架。

沈湛是皇长子，永安王行三，两人自小感情甚笃，沈湛知道永安王心怀天下有经世之才，奈何先皇一直不同意让别人继位，在他心里任何人都可能伤害沈湛。

沈湛继位，永安王怕沈湛觉得他有异心，那次在登基大殿救了我之后赶紧请罪，生怕沈湛误会他和丞相一党有什么关系。

这个沈湛倒是不担心，永安王的人品他还是了解的，他那会儿不怀疑永安王，而是怀疑我，毕竟我和他成亲以后也很异常，我从不找他，只是吃吃喝喝，他觉得我可能在谋划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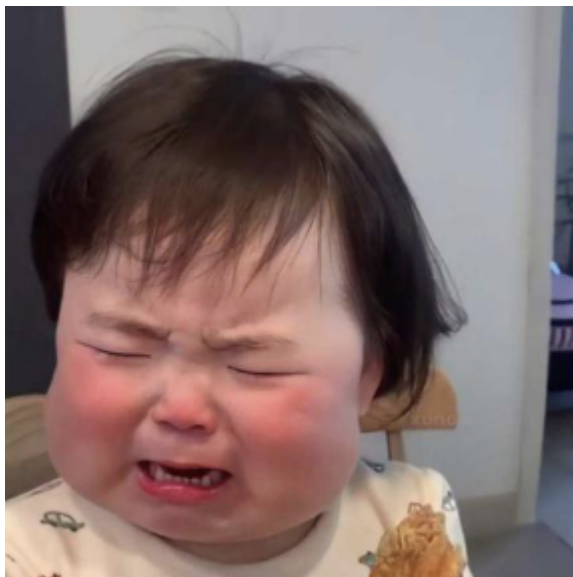
亏得我当时觉得有刺客这货还知道关心我，让我去他身边，合着他就是想让我站近点有突发情况好控制我，嚶嚶嚶，我终究错付了。



盐 注定要融化的
也许是用眼泪的方式

后来沈湛和永安密谈了好几次，永安王在暗处假装和丞相一脉接洽，而沈湛从我这边下手。

我就说沈湛当时怎么每天喊我过去吃吃喝喝，奏折什么的就摆在那都不避讳我，我当时还以为他是把我当自己人来着，呸！



如果不是当时沈湛那里的吃的太好吃，我出于好奇翻翻他的东西，那我不是直接凉了？幸好我的心里只有干饭。

据沈湛说，他好多次还故意把机密文件摊开放到桌面上试探我，可是两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从来看都不看一眼，只知道关心吃的。

他认定我就算是内应，在情报方面大概没什么作用，毕竟靠我搜集情报的话效率实在太低，对于他的定论我不想苟同，毕竟这是对我能力的蔑视！



相处多了，沈湛感觉我对丞相的态度怪怪的，所以着手去调查，发现我竟然不是丞相的孩子。

当然了，他不是发现我穿越的事，他只是发现原主的生母是当年叛乱的定北侯遗孀，我是定北侯的遗腹子。

这个定北侯就是先帝那个时候的故事了，定北侯一族叛乱，被先帝诛了九族，没想到他有一个养在外面的外室趁乱逃走了，其实不是逃走，就是被丞相府的人救了而已。

当年定北侯叛乱事发突然，先帝一直感觉定北侯身后还有人，可怎么问也没问出来，如今事情忽然连贯了。

顺着这个逻辑，永安王和沈湛很快搜集了大量证据，但是丞相一脉涉及颇多，所以还需要一个铁证才可以给他们定罪。

刚好岳名姝找我让我对沈湛动手，我对沈湛和盘托出，他和永安王一合计，准备将计就计。

沈湛假意中毒命悬一线，找了个人假装是我被关押起来，丞相一脉以为我得手了，立马开始向京城调动人马。

永安王这时候表示胜券在握，把丞相请进宫商议登基的事，丞相本来是想打着平乱的名号顺便干掉永安王。

届时整个皇家群龙无首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想到反被埋伏，被永安王和沈湛来了个瓮中捉鳖，据说他知道自己中计，当场就自刎了。

我要是丞相我也气死了，他应该怎么想不通我为什么不和他们合作，反而对沈湛和盘托出，毕竟我老爹是逆贼，我和谁也不该和沈湛合作。

可他不知道，我不是岳临溪啊，我除了是个平平无奇的干饭人，还是这场权利游戏的 Bug，丞相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考虑到我出卖他。

一步踏错，满盘皆输。

反正如此一来沈湛和永安王除掉了朝中的毒瘤，丞相一脉的许多隐藏的人物都被牵扯了出来，消除了朝中很多隐忧。

沈湛也放心了，索性将计就计，对外宣称遇刺身亡，直接撂挑子不干让永安王即了位。

而这些事情，我只听说了个遇刺身亡，碧桃并不知道整个计划，加上要照顾我，也和外界没什么交流，以至于我和她一度以为沈湛真的死了。

我听完有点生气，怎么能什么都不告诉我呢？「那你送我出宫之前就不能告诉一下你的计划吗？是不是还担心我是卧底呢！」

沈湛摸摸我的脑袋，「丞相一脉势力庞大，我和老三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一举拿下，索性就先什么都不告诉你，你也少担心点。」

我拍掉沈湛的手，「可你什么都不说我更担心好吗？而且让我走好歹和我见一面啊，如果出什么意外以后都见不到了呢？」

沈湛笑着喝了口茶，「我还没给你做花灯，也还没带你去岭南吃荔枝，怎么会见不到呢？」

「你不是说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？那万一出意外了呢？」

沈湛定定地看着我，「正因为我怕的是永别，所以才更不能见你，因为我怕见了你就没有勇气冒险了。」

「哼，反正现在怎么说都是由你，」我心里不爽，他还活着的喜悦渐渐平静下来以后，这么久的担心和忐忑一股脑地涌上心头，忽然就很委屈。

我腾地一下起身，气冲冲地把沈湛推出我的房间，为了防止沈湛进来还插上了门。

沈湛大概没想到我会忽然发脾气，等反应过来来推门时已经推不开了。

外面刚下过一场雪，估计挺冷的，沈湛就在外面有一搭没一搭地敲门，什么他要冻死了啊，什么再不开门他去把刚刚买的吃的都扔了啊。

吃的怎么能扔呢？他太知道我在意什么了，我有点犹豫，那么多好吃的，扔了多可惜。

但仔细想了一下我还是没理他，不然他抓到我的软肋了以后次次这样威胁我怎么办？

我吃了两块糕点，直接就去睡了，开始沈湛还敲门，后来就无声了，估计也去休息了。

没有心事，我睡得格外香，不过还是做梦了。

我梦见我在双喜宫的时候，那次去摘星楼受了风寒，我吃了好多天清粥小菜才养好，虽然对于我们干饭人来说饭菜不分好坏，但我还是想整点肉吃。

这天我特意问了太医，他说没事了，可以吃点肉类了，我开心地去找沈湛，想和他一起吃饭。

途径御花园时碰到了永安王，他没有叫我贵妃，而是喊我皇嫂，我并非皇后其实是当不起这个称呼的，但是他非说我当得起，他还说沈湛为了我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。

我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呢，沈湛一日不清扫丞相一党他就无法离开那个皇位，这是先帝传到他身上的责任，也是他作为帝王对于家国和黎民的责任。

沈湛想要保护我，想要带我离开这片争斗之地，在摘星楼他就把心意说得分明，只不过我一直不想承认。

现在丞相一脉已经蠢蠢欲动，岳名姝找到我面前要我给沈湛下毒，如果我一直没有动手，他们可能随时会害我。

沈湛最近来双喜宫都要我别乱跑，借着我为贵妃的名义，双喜宫多了好多我不认识的生面孔，一切都像是在准备着什么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我害怕去想这里面暗藏的凶险。

和永安王说完话，我去养心殿的时候沈湛正在打磨什么东西，见我来就放到了抽屉里，但我隐约窥见一抹翠色。

沈湛问我怎么忽然来了，我说想吃荔枝。

沈湛摇了摇头，忽然和我说之前岭南送来的荔枝放得太久，已经不能吃了，等他日后空了带我去岭南吃个够，我想到永安王的话，心里有些惴惴不安，让他一定要说话算话。

我病完全好了，沈湛越来越忙，在梦里一切都像快进了一样，一直到我被送出宫的前一天，那天下了好大的雪，沈湛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

他忽然说，他想去南方，那边没有绵延的大雪，河流冬天也不结冰，他带我去放花灯。

我本来在吃橘子，听见他说话不慎咬破了橘子籽，真奇怪，以往的籽不苦的。

我还特意问他说话算话吗？他说算。

后来他走了，我支开宫人，让碧桃也去睡了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偷偷哭了一场，哭的嘴里发苦，起来吃了好几个橘子。

我知道他要让我走，我虽然只爱干饭，但我又不傻，我在这里也是给他添乱，分散他的心思，还不如走了。

但当那个箱子递到我手里时，我还是害怕了，万一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办？万一他计划不够缜密怎么办？我嚷着要见他，直到被打晕。

被打晕的一瞬间我忽然惊醒，外面天已经大亮，我动了动身子想爬起来，忽然一只手揽着我的腰把我搂了回去。



「妈呀！」我被吓了一跳，谁被窝里突然多出一个人能不害怕吗？

我仔细一看竟然是沈湛，他一副睡眼蒙眬的样子，「你喊什么，再睡会儿吧。」

「沈湛！你她妈怎么进来的？为什么在我床上！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垃圾堆里！」



「我从窗户进来的，外面太冷了，我进来暖暖，」沈湛抱着我的腰，脑袋枕头上蹭了蹭，「我又没干什么。」

我看了看自己和沈湛还算整齐的衣服，心里还是很恼火，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你就上我床？」

沈湛低声咕哝，「我们都拜过堂了，这么见外干什么？」一边说一只手一边在我腰上摩挲。

我被他忽然的动作弄得有点害羞，伸手拍了他一下，「滚啊！」

「滚？」沈湛忽然睁眼神采奕奕地看向我，「好啊。」

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被子兜头蒙了下来。

「沈湛，你他妈扯我裤子干嘛？」

「王八蛋！你为什么脱你衣服？」

「沈湛，你是不是想死！」

.....

「沈湛，你死定了！」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，看着躺在我旁边春风得意的沈湛，不是骗人，要不是没力气，我现在会把他打死。

沈湛捏了捏我的脸，「刚刚还叫人家夫君呢，怎么转眼就是沈湛了？」

想起方才的情景我羞得不行，「那不是你逼我得吗？」

沈湛挑眉，「我怎么逼你了？」

我……



总之一切都变了，出了皇宫的沈湛像是脱了缰的野马，不仅行为放荡，语言还偶尔下流。

我就这样和他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，开春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去金陵看看，这天正收拾东西呢，我忽然看见岳名姝当初给我的那个藏了毒的珠钗。

沈湛把毒取了之后把珠钗又给我了，说这是我俩互相信任的见证，我也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的见证。

碧桃估计是把珠钗当成我的饰物出宫时一起装走了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困扰了我好久的问题，先帝当初要试探丞相，为什么不直接指婚岳名姝？

岳名姝更受宠，按说比我更有价值吧？万一丞相造反还能做人质什么的。

沈湛神秘一笑，「因为我向先帝要的你呀。」



原来我和沈湛成婚前就见过。那是我刚刚穿越来的第二天，岳名姝说是出去逛街要我同去，我也正好好奇这个世界呢，所以屁颠屁颠地去了。

中途逛累了去吃饭，岳名姝特意点了两桌菜，一桌好的一桌差的，让我吃那个差的，她吃那个好的。

害，我作为一名专业干饭人，一直奉行一个宗旨，那就是没有难吃的饭，只有不努力的干饭人，所以我坐在那一桌吃得贼香。

岳名姝见没有羞辱到我，转头说，「你知道你刚刚吃得那是什么吗？」

我不解，不就是饭吗？

岳名姝端着茶杯老神在在道：「你刚刚吃的是兔子。」

我看着碗里的红烧兔肉，泪水差点从嘴角流下，我把盘子里最后一块兔肉吃掉，迅速咀嚼后放下筷子，哭着质问岳名姝：

「嘤嘤嘤，兔兔辣么可爱你为什么要我吃兔兔？」

岳名姝刚喝了一口茶想看我出丑的样子，结果被我做作的语气吓了一跳，差点呛死。

据吃瓜群众沈湛透露，原主岳临溪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兔子，所以岳名姝才想了这个办法整我。

在那个大小姐眼里，我就是个仰仗岳家鼻息才活下来的人，和奴才差不多，基本就是供她整蛊取乐的。

沈湛那天是因为先帝说想要赐婚他和岳名姝，所以他专门来看当事人，没想到瞅见了这一幕。

于是他转头去找了先帝，说他可以答应赐婚，但是赐婚对象要是我，先帝也做了让步，就有了我被赐婚的圣旨。

我听完问沈湛，「你是不是那会儿就喜欢我了？」



沈湛摇摇头，「我小时候一直想养宠物，父皇不让，你当时吃东西的样子太像仓鼠了，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吧？」

我……



沈湛补充道：「而且娶岳名姝要正妃之位，那个位置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？」

「所以侧妃就可以了？侍妾就可以了？」



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」沈湛连连求饶，「而且我又没碰过她们，再说了现在就只有你了，正妃侧妃通房侍妾都只有你了。」

我推开他收拾妆匣。

沈湛像个跟屁虫一样又贴上来从背后抱着我，「真的只有你，以后也只有你，」他毛茸茸的脑袋在我肩上蹭，弄得我脖颈间麻酥酥的。

外面春光正好，院里的树都长出了新芽，嫩黄嫩黄的，我们即将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，未来因为有他，想想就觉得充满希望。

「沈湛，你一定要带我吃遍各处美食。」

「好，那你告诉我干饭人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你是不是偷看我写的小说了？」

「什么小说？我没看啊……」迎着锐利的视线，沈湛只好改口：「好吧我骗你，我看完了，你竟然还脑补了我们的洞房，好羞涩的说。」

「啊！！！！沈湛你死定了！谁让你看我写的小说的！」

抱歉各位，我要去打沈湛了，春风得意，万物复苏，江湖路远，咱们有缘再见哦~

番外之沈湛

我叫沈湛，是这大齐国的太子，我的母亲是大齐的皇后，她与我父皇感情甚笃，稳坐中宫，但我感觉母后一直不太快乐。

今日是安安的生辰，父皇本来说好的要和我们一起吃饭的，但他去了梅妃那里，据说今日也是梅妃的生辰，母后听见父皇不来的消息坐在榻上半天没有说话。

忘了说，安安是我的妹妹，今年四岁，大齐唯一的公主，母后先后生了四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两个弟弟都夭折了，安安是最小的那一个。

父皇宠爱安安，平日里恨不得星星都摘给她，今日生辰却是没来，我也是有些不开心的。

安安人小鬼大，看母后不太高兴，拿了个玉薯饼噔噔噔地跑到母后面前，「母后，安安好喜欢这个玉薯饼，母后也尝尝。」

母后回过神来，笑着低头咬了一口玉薯饼，抬手摸了摸安安的小脑瓜，「安安乖，母后去给你做长寿面。」

母后会在生辰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长寿面，虽然不太好吃，但是父皇说我们不吃母后会不开心，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吃完。

安安皱着张小脸跑到我面前，「皇兄，安安不想吃面。」

不等我说话，她叹了口气又道：「可是我刚把母后哄好，不吃的话她又该难过了。」

「是呀，所以安安一定要乖乖把面条吃了，」哥哥我可都吃了十一年了，你也躲不过！

安安伸出肉乎乎的小手忽然抓住我，「我记得皇兄最喜欢吃面了，我给你分一半吧！」

「你记错了，」我捏捏她的小手，「皇兄爱吃蒸饺。」

小丫头瞪大眼睛，「皇兄骗人，明明是我爱吃蒸饺，你爱吃的是水晶蹄膀。」

我笑着问她，「那你为什么要说我喜欢吃面呢？」

安安反应了一下，气哼哼地缩回自己的小爪子，「我最讨厌男子汉了，父皇是骗子，皇兄是坏蛋！」

我感觉有点好笑，「你知道什么叫男子汉吗？」

「嬷嬷说父皇就是男子汉，还说皇兄以后也会是，」安安看向我，「所以男子汉是坏人吗？」

「近日南方流寇横行，父皇派了梅妃的哥哥去围剿，」我摸摸安安的头，「这里面很复杂，你长大了就明白了，父皇不是故意不来的。」

「我也听不懂，」安安皱着眉，「那皇兄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」

「安安真乖。」

「安安这么乖，皇兄可以帮安安吃面吗？」

我……

父皇晚上还是来了，他带着满身的风雪和给安安的生辰礼，那会儿我正准备回东宫，看父皇来又留了片刻。

父皇给安安的生辰礼是个平安符，父亲专门从镇国寺求来的，安安这个时候已经睡了，母后将平安符装在安安的腰间的香囊里。

我觉得安安一定会平安长大的，父皇是真龙天子，他求来的平安符一定能逢凶化吉。

回东宫的路上我想，明年就帮她吃长寿面吧，今年没帮她吃她都不让我抱她了，真是个小气鬼。

可世事无常，我再也没等到安安的下一个生辰。

那天刚下学，母后的贴身宫女就急匆匆地跑过来让我快去母后宫中一趟，她说，「小公主去了。」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问宫女：「去哪里？」安安不是本来就住在母后宫中吗？

宫女磕了个头说，抽噎着说，「小公主殁了。」

我到的时候母后已经哭晕过去了，父皇不让我看安安，说怕吓着我，我怕什么？安安说过了，我可是男子汉。

我坚持着去看了安安最后一眼，她肉肉的小手上紧紧捏着一个香囊，正是装了父皇给她平安符的那个。

平日里胖乎乎的包子脸冻得青紫，完全没了平日的软糯可爱，我伸手想摸摸她，被宫人阻止了。

母后已经醒过来了，扑到安安旁边一直哭，我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但是他们说我再也没有妹妹了。

安安很快就被安葬了，母后一病不起，我每天下学都去看她，她瘦了很多，一看到我就抱着我不停地哭。

母后的那两个孩子夭折的时候我还小，所以没什么印象，我想，也许母后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了。

看母后那么难过，我都不敢告诉她我也好难受，我也好想念安安。

宫人说安安是在御花园的荷花池被发现的，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。

大家都说安安是玩耍时不小心落水的，可是这都冬日了，荷花池结了厚厚的冰，我经常和老三去冰面上跑动都没事，安安那么小那么轻怎么会掉下去？

我去和父皇说安安是被人谋害的，父皇说安安就是失足落水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他让我不要胡言乱语，我很失望。

我后来专门去了荷花池，岸边的冰面被凿开了一个大窟窿，当天晚上我就梦见安安在那个冰窟窿里挣扎的情景，她一直在喊「皇兄救我」。

可事实是，我救不了安安，也救不了母后。

那日是安安百日祭，我去母后宫中时发现她穿戴整齐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，她见我瞬间带上了笑意，「我的湛儿都这般高了，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」

不等我说什么母后又道：「既然是男子汉了就要坚强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生活下去，母后希望你一生都能平安顺遂。」

「儿臣会的，」我希望母后能开心，所以句句顺着她的意思应下。

如果我知道她说这些是要我能坚强地面对她离开，我当时一定哭闹着说我做不到，但万事没有如果。

她从摘星楼一跃而下，我失去小妹的第一百天，失去了母后。

父皇不追查安安落水一事让母后彻底对生活失去了念想，她说安安一个人会害怕，所以她要去陪安安。

母后去世，这次换我病了，父皇一夕之间也苍老了许多，他来看我，我心里怨他，所以和他大吵大闹，我问他为什么不查安安的死因，如果给安安报了仇母后也不会死。

父皇呆愣了半晌，到底还是没有说话，他离开的时候眼眶有些发红，但是我还是怨他。

我日日梦见安安和母后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找她们。

我身边有个宫女叫玉凡，她说民间有一个说法，在同一个地方死去就可以和逝去的亲人相见，我心底一动，让她想办法帮我上到摘星楼。

登上摘星楼的时候是正午，我发现这里的护栏加高了不少，寻了半天才看到一个很高的凳子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凳子挪动到护栏边。

父皇此时应该正在养心殿批奏折，希望他知道消息以后不要难过，虽然我怨他，但是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愿意他是我的父亲，只愿不要再生于这宫墙内。

我扶着椅背，可还不等我爬上去就被急急赶来的父皇一把抓住，他把我抱在怀里，我听见他胸腔里的喘气声，配着他极快的心跳，让我有些恍惚。

他把头埋在我的肩上，声音有些颤抖，他说：「湛儿，父皇只有你了。」

我心里一软，我想我可能暂时没办法去找母后和安安了。

父皇承诺我一定给安安和母后报仇，我告诉他我身边需要一些可信的人，后来父皇给我了一批暗卫。

他一直没有告诉我背后之人是谁，但其实我已经知道了。

玉凡在我身边三年，我记得她之前偶然说过，她还有个妹妹在梅妃宫中做扫洒。

我去问了御花园的管事，梅妃的贴身宫女每日都会去御花园采红梅，红梅园距离荷花池仅一墙之隔。

一切似乎都串了起来，暗卫审问了玉凡，拷打下她承认收了梅妃的好处，梅妃让她在我面前故意说起自杀之类的事。

我心里有了计较，哪怕梅妃没有杀安安，但她对我也是动了杀机的，我一心向死，可既然我没死，那死的只能是她了。

很快到了我的生辰，因为母后刚去不久，我不愿意过，所以就没有办生辰宴，老三一直担心我再做傻事，所以最近一有空就来找我。

生辰宴这天他早早地就来了，还给我带了一只仓鼠，小小的一只，我看着它就想起了安安，小丫头吃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可爱极了。

父皇晚间才来，还带了长寿面，我说不清现在对他是什么心情，但是就是不太想和他说话。

他看见了仓鼠，知道是老三送来的就要直接带走，还说让我不要轻信任何人，我求了半天都没有用，他当着我的面把仓鼠杀了，还说只有狠下心才能保护好自己，我开始有点恨他了。

我谋划了许久，直到梅妃再次收买了我宫中一个宫女，我特意在宫女面前说我不会凫水，然而我在暗卫帮助下早就学会了。

很快宫中开始不断有传闻，说荷花池闹鬼，晚上就会有女孩的哭声，大家都说是安安的魂魄不愿离去，所以在荷花池流连。

我挑了个深夜，支开身边的人偷偷去了荷花池，我口里唤着安安的名字让她不要怕，心底却在说，皇兄这就帮你报仇。

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宫女将我推进荷花池里，我装作溺水状不停挣扎，那人看我没了动静半晌才离去。

我浮出水面，暗卫把我拉出荷花池。

听闻我溺水，父皇很快就来了，我早打探好这天他就歇在梅妃宫中，所以梅妃会一同前来。

我看着梅妃的贴身宫女大喊着放过我，不要推我。

梅妃虽然惊讶我死里逃生，但推我的不是她的贴身宫女，所以她十分镇定地把贴身宫女的不在场证据说得一清二楚。

我说推我的人穿着夜行衣，她更是松了口气，只觉得我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，吓糊涂了。

然而我不依不饶，父皇只好下令搜梅妃的寝宫，这一搜夜行衣没收到，倒是搜到了她后院枯井里扔着的一个穿着夜行衣的宫女。

正是推我入水的那个宫女，梅妃和父皇来我宫中，暗卫去处理了那个宫女并且换上了夜行衣。

父皇震怒，直接将梅妃打入冷宫，第二天，就传来了梅妃自缢身亡的消息。

我知道他没想这么快处理梅妃，毕竟梅妃的哥哥刚刚平乱归朝，正是得意的时候，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梅妃死了，我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，储君的要求极为严格，我感觉我在逐渐变成第二个父皇。

想起母后，想起安安，我对这座宫廷的阴谋诡计充满了厌恶，我不想成为第二个父皇。

老三仁厚，有天经地纬之才，很多时候他都在帮我，我无数次告诉父皇我不想继位，可是最后都无疾而终。

我一直不愿娶妻，东宫只有两个侍妾我还没有碰过她们，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像我母后一样生活在阴谋算计里。

一直到二十一岁那年，父皇执意要给我赐婚，赐婚对象是丞相嫡女岳名姝。

宫宴上我见过她几次，美则美矣，眼里却全是算计，和后宫那些女人无二。

这日我听说岳名姝会出府，暗卫说她正在某个酒楼吃饭，我准备去好好看看这个人，然后想办法取消这门亲事。

果然如我想象一样，满心的算计与刻薄，实在令人生厌，倒是与她同路唤她姐姐的女孩面善些，暗卫说她是相府庶女，名叫岳临溪。

这丫头面对岳名姝的折辱还美滋滋的，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心机深沉。

吃东西的样子倒是讨喜，看着她吃东西我今天食量都不自觉得多了几分，她的神情总是有点隐隐熟悉，回去的路上遇到老三我才恍然大悟，她有点像老三送我的那只小仓鼠。

也有点像安安。

时间是一种可怕的东西，我第一反应竟然没有和安安联系起来，她已经离开我十年了，我真怕自己在这宫中日复一日，会把她和母后都忘了去。

我去找父皇，让他赐婚我和岳临溪，父皇见我让步，于是应了下来，给了她侧妃之位。

我希望我的正妃之位能给一个我爱的人，这样倒也两全其美。

我看了她的庚帖，她与安安竟是同年，安安如果活着也有她这般大了，我心里有些怅然，继续看，发现她和我同生辰，倒

也真是缘分。

成婚那日我挑起盖头，她都不敢看我，胆子也太小了，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，反正无论如何我娶她是为了帮父皇试探丞相，所以自然不会与她洞房。

成婚后我的日子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要不是三弟提醒我我都忘了我还有个侧妃，这人，成婚三天我没找她她也不来找我，今日应当是回门了，我估摸着要不要同去，顺便打探打探丞相的态度。

还没等我决定好，却传来了父皇的死讯，我从东宫过去的一路上都心乱如麻，明明昨天他还让我离老三远些，明明昨天还和我吵架，怎么忽然就去了？

父皇走得突然，这种突然的噩耗让我想起了安安离开时，母后离开时，他们都是这样突然地离开，没有给我一丝反应的余地。

父皇怕我不登基，于是先一步对外宣告了遗诏，他的心腹跪了一地，说前朝不稳，丞相虎视眈眈，让我尽快继位。

老三也来劝我，没有办法，我到底还是成了这大齐的君王。

这些日子丞相小动作不断，老三为了避嫌很多事都不参与，我感觉有些焦头烂额，不知今日的登基大典又有什么幺蛾子。

盯着双喜宫那边的人说岳临溪除了爱吃点基本没什么坏脾气，不喜欢人贴身伺候，晚上连守夜的人都不要，这么久了她连一

等宫女都没提拔。

是时候在她身边安插个人了，我看了一眼她身后的碧桃，今日就是机会。

刺客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惊讶，暗卫故意把剑歪向岳临溪，只要碧桃帮她挡下，她势必得提拔碧桃。

让我意外的是，老三这个蠢蛋把岳临溪给救了，我有点无语，没想到他误会了，赶紧跪下请罪，大抵怕我觉得他与丞相是一伙。

好在碧桃机灵，上赶着挨了一箭，如此也算殊途同归了。

我这才去看岳临溪，没想到她一副被吓蒙了的样子，不知是真吓到了还是装得，我让她但我近前来，示意暗卫盯着她。

登基大典结束，暗卫给我说岳临溪一直有些焦躁不安，刚刚急匆匆地回双喜宫了。

哼，多半是刺杀失败了所以心慌吧！我倒要去看看她能不能掩饰住。

我到双喜宫的时候岳临溪着急忙慌地跑出来接驾，表情有些许不自然，我问她，「溪妃可是吓到了？怎么这么匆忙就回了双喜宫？」

她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，实际上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，我伸手抬起她的脸，却看见她在舔嘴唇？

是我看错了吧，她这是在干嘛？

岳临溪好像在思忖着什么，良久，她开口道：「陛下忙了一天还没用饭吧？不如……」

想赶我走好偷偷与丞相联系？我心底冷哼一声，故意不如她的意：「那就在这和你一起吃吧。」

她的表情有些僵硬，我有点看不起她，作为细作她怎么什么都写在脸上？我故意问她：「怎么？爱妃不愿与朕一同用膳？」

她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，忙说不敢。

我欣赏着她被我逼得无路可退的样子，近日以来的疲惫感都轻了不少，然而这种轻松没持续多久。

等我和她坐到饭桌上时我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她方才的郁闷与焦灼一扫而光，盯着桌上的饭菜眼睛都要放光了。

我边吃边观察，没一会儿她忽然在桌上东张西望不知找什么，我一问才知道她已经吃了那么大一碗米饭了竟然没饱，她是猪吗？

眼看着她第二碗米饭都要吃完我才发现一个问题，她把桌上的菜都吃得差不多了，而我，光顾着看她还没怎么吃饱！

我强忍着摔碗的冲动，颤抖着扒拉了两口米饭，抬头竟然在她眼里看到了些许的同情，她这是在怜悯我吃饭慢没吃饱吗？

宫人把残羹剩饭撤走，我感觉我这顿饭跟没吃一样，还不等我再说什么，她竟然想要御膳房给她也准备一份我的膳食，我气死了，「你的脑袋里就只有饭吗？」

她第一反应竟然是要点头，我把她当细作和她对线，她竟然没有点职业操守，就知道吃！我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，气得我转身就走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这种无力感会一直持续下去，暗卫说她每天就是吃和睡，偶尔和宫女下下什么五子棋，据说前天还和一个宫女抽皮条被人家抽哭了。

我实在无语，丞相是怎么放心把这样一个蠢货放到宫里做内应的？

碧桃伤好了，岳临溪果然提拔了她。

我和老三密探了好几次，他已经不像之前那样一个劲地避嫌了，我从岳临溪这下手，他负责去和丞相接洽，假意合作。

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岳临溪隐藏情绪不行，但是是真的能忍，我不找她她也从来不找我，倒是有耐心。

我想着不如我给她提供机会吧！

这日我特意喊她来养心殿，她来了以后我故意装作很忙让她先坐，她一定会借机问我在忙什么之类的，拉进我们的关系顺便探听情报，毕竟最近我在抓了辽东的贪腐，丞相正头疼呢。

然而她偷偷摸摸吃了两块糕点，准备喝第二碗粥了都还没和我开口，反而是那冰粥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喝呢，再不开口她怕是要给我喝完了。

我有点生气，「你倒是不客气！」

她被我吓了一跳，抬头有点心虚地看着我，我这才发现她比前些日子长胖了好多，我这成天累得要死要活不断试探防范，她一个细作怎么还给胖了！

胡乱鬼扯了几句我让她先回去，过后我仔细思索了一下，或许她是想慢慢来，怕引起我的防范之心。

于是我每天都让她来养心殿，以一起用饭的名字，几个月过去了，我就差把机密情报读给她听了她都不为所动，只知道吃，我怀疑她是猪精转世，不仅吃得多，还吃得快。

两个月下来，我什么都没试探出来，反而吃饭越来越快，吃得也越来越多了，这天晚上歇息时我惊觉自己竟然胖了，摸着自己略微有点长肉的小肚子我久久难以入睡。

这天之后我告诉老三，岳临溪这基本没啥切入点，得从他那边突破了，老三还以为我喜欢上了岳临溪，还旁敲侧击告诉我不要感情用事。

我怎么会喜欢她？我看着饭桌大快朵颐的女人，觉得老三在侮辱我。

直到那天，那天是母后的生辰，我心情非常不好，吃了两口就去处理政务了，我走的时候岳临溪还在吃，一点也没注意我走了。

等我批完奏折出去时她伏在小榻上睡着了，就这烛火，我第一次发现她是好看的，不似其女子那种柳若扶风的姿态，一看她那白里透红的气色就知道身体好。

用她的话怎么说来着？身体倍棒，吃嘛嘛香，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言论，有时候想起来还真让人忍俊不禁。

我上前给她盖了个小被，没想到她被我弄醒了，有点迷迷糊糊地问我，「陛下忙完了？臣妾让御膳房给你炖了汤，就算政务繁忙也要吃饭的。」

说不清为什么，她说出那些关心我的话时我忽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大抵像老三说的，人在脆弱的时候格外容易动心吧，一点点关心都让人忍不住动容。

这天之后我和她还是像之前一样相处，但我会不自觉地想把好吃的就给她，而她倒是会顺着杆子往上爬，慢慢地和我说话完全没了之前的尊敬，张口就是我啊你啊什么什么的。

她很贪吃，但是不论吃什么总会留下我的部分，她会琢磨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和宫人们闹作一团，连我的暗卫都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人。

我想，只要她不帮着丞相害我，我就不计较她以前做没做过对我不利的事。

生辰那日，她又说要做什么炭笔，我随口问了句她不识字要笔干什么，她说说着说着竟然有些生气了。

我想不明白，看她有点气鼓鼓的样子，我觉得有些可爱，于是骗她喝了瑶池酿，她果然喝醉了。

她喝醉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不松，还借机摸来摸去，我想她应该也是有点喜欢我的。

我带她去了摘星楼，和她说了很多话，她对我的感情有些避讳，是因为丞相府吗？

几个月的相处，让我感觉她和丞相的关系怪怪的，她似乎对丞相并不心热，而且有些许排斥，会不会她本来就和丞相不是一路？

许多想法从我脑海里闪过，一时梳理不出个头绪，我硬是带着她去给我煮长寿面，说真的，她的手艺比母后的还差。

第二日我提升了她的位份，然后着手查她在丞相府的事情，之前查的东西和她说的许多都有出入，我感觉有问题。

比如她说她和庶母住在偏院，庶母用炭教她写字，可明明查到她庶母是个民间女子，不识字的。

我这边命人去彻查，差不多同时就收到碧桃传来的消息，她病了，岳名姝来探病。

她刚生病岳名姝就来了，倒是消息灵通，两人谈话遣退了所有下人，碧桃虽然在屋外候着，但她受过专业训练，所以听了个

大概，所以她果然还是丞相的人，和我这么久以来一切都是装的吗？

我心里有些堵得慌，但下午还是忍不住去看她，她一点事都藏不住，转眼就和盘托出了，我松了口气，幸好她选择和我站在一处。

结合她的话，我很快查出了她的身份，原来她是定北侯遗孤，当年父皇一直觉得定北侯谋反身后还有人，如今倒是说得通了。

我和老三商量一番，结合岳名姝让她给我下毒这个切入口，准备将丞相势力连根拔起，但说实话我并没有把握，所以当务之急，我要送她走。

我安排了很多人在双喜宫，一切安排就绪，我准备明天就送她走，她虽然平时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但是一点也不傻，一直问我带她岭南吃荔枝算不算数，我告诉她自然算数，但是其实我骗了她，我自己都没底。

我给她装了很多银票，还有我亲手给她打磨的一个簪子，我让碧桃跟着她保护她，这些都能确保她日后好好活下去了，哪怕是没有我。

但幸好，我赌对了，当我把传位给老三的诏书写好时，差点喜极而泣。

我带好自己学着做的花灯奔赴她的身边，听说除夕那里有花灯节。

从皇城到南边的小镇，当我紧赶慢赶在河边看见她时我恍若重生，我终于挣脱了那个束缚我二十一年的牢笼，可以开始我的生活了。

也幸好没有食言，可以带她去吃岭南的荔枝。

如果母后和安安泉下有知一定为我高兴，而父皇，他如今已经母后团聚，母后自然会为我说情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